2026年11月17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封荣娟 版式：杜琼
十堰晚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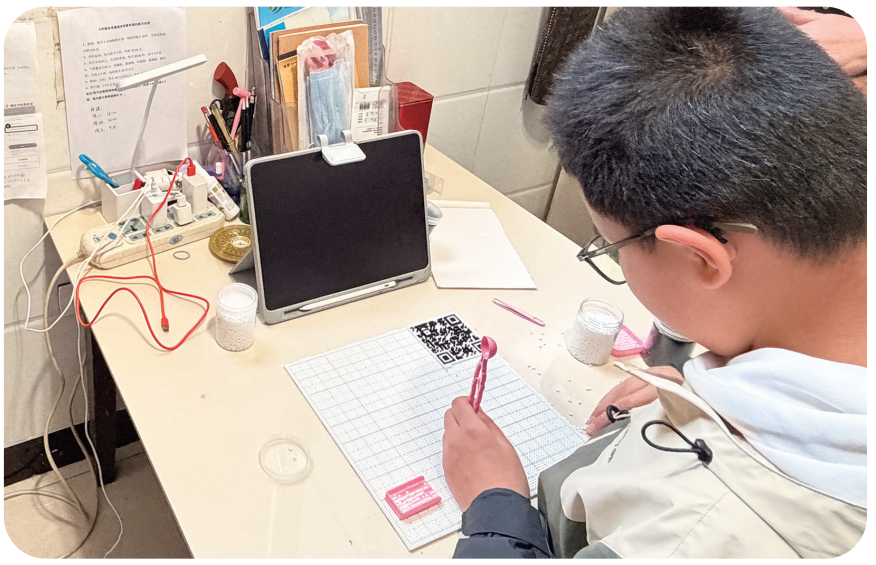
丹江口自闭症男孩有天赋

拥有敏锐的数理直觉　盼伯乐照亮前路

在丹江口市沿江路水之源广场附近一处普通民居里，14岁的开开（化名）坐在书桌前，指尖捏着小小拼豆，慢慢排布组合。面对陌生人，他紧张局促，说话磕磕绊绊，很难连贯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
可当目光投向周遭万物，他眼里藏着一个旁人看不见的世界：喷泉是双曲线，顶灯投影能拆解成几何图形，黄金分割、二进制、斐波那契数列，都是他独自摸索钻研的乐趣。自闭症困住了他与人沟通的通道，却赋予他敏锐的数理直觉。只是这份特别的天赋，正被窘迫的现实重重阻碍。

■文、图/记者 杨天娇 党立杰 兰璐 实习生 曹冰妍



开开手绘二维码。

1 原以为是“说话晚”，没想到是自闭症

开开的与众不同，要从九年前的一纸诊断说起。

“孩子小的时候不爱说话，我以为是说话晚。”母亲朱光禾（化名）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了4岁孩子依然不会开口说话，而且在行为举止上也与其他小朋友有着明显的差别：叫他的名字没反应、眼神总是飘忽不定、甚至毫无征兆地大吼大叫……朱光禾这才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2017年4月，5岁的开开确诊自闭症。拿到结果那一刻，朱光禾只觉得天塌了。悲伤过后，她暗下决心，再难也要陪着孩子做康复，让他能一点点学会表达、融入生活。

这个家庭本就经济拮据。父亲是保安，收入微薄；朱光禾常年往返各批发店送货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收入并不稳定；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常年需要专人照料，家里还有一名在读小学的妹妹。早期康复干预费用每月需要近万元，朱光禾常常两头奔波，一边陪孩子康复，一边还要照顾老人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朱光禾拿出了一沓破旧的本子，这是她这些年来的“学习成果”。从孩子确诊自闭症开始，漫长的康复之路，朱光禾从未缺席。多年来，只要有线上老师给开开上康复课程、做数理辅导，朱光禾都会寸步不离守在孩子身边，认真听课、细致做笔记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光是密密麻麻写满知识点、训练方法、居家干预技巧的笔记本，就攒下了厚厚的六大本。

“线上的课程只有短短的一两小时，老师时间有限，孩子的康复和学习训练却要一直在生活中上演。”朱光禾坦言，她始终陪着孩子一起学、一起记、一起琢磨，把专业的教学内容吃透，再转化成日常简单易懂的方式，一遍遍教给孩子、陪着孩子反复练习。

“一开始干预了很久，看不到起色，我一次次失望，夜里偷偷掉眼泪。”朱光禾说，漫长枯燥的康复训练里，她不止一次怀疑，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。

转机出现在2018年9月，长久沉默的开开第一次主动思考、开口提问。这个微小的变化，冲淡了朱光禾积攒许久的委屈，带来猝不及防的惊喜，也让她重新鼓起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2 万物皆可数理，数学是他独有的语言

就在日复一日艰难的康复时光里，数学慢慢走进开开的世界，成为他独有的表达方式。

寻常风景在别人眼中只是景致，落到开开眼里，都能转化成数理模型。一天傍晚，朱光禾带他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，指着喷泉向他介绍。话音未落，开开轻声说道：“这是双曲线。”朱光禾愣住了，她这才慢慢意识到，儿子一直在用数学的视角打量眼前的一切。医院顶灯投下的光影，能吸引他静静坐上许久，拿起笔一张张绘制几何示意图；黄金分割、斐波那契数列，都是他自己上网查找资料，一笔一画反复琢磨。

受自闭症影响，开开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专属世界里。他会独自拿着手机翻看各类数理视频，看完之后，他会思考，并把视频里的内容在脑海里反复回想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常常凭借想象，在草稿纸上绘制各类自创装置图纸。他画出过电池板连接灯泡的简易发电结构，还自主构思、绘制出类似永动机的联动装置，一笔一画工整细致，完全是自发探索、独立创作。

从小学四年级开始，开开迷上了二进制。他常常伏在桌前，在草稿纸上不停演算勾画，一旦投入就是大半天。记者翻看他短视频平台的浏览记录，几乎全是数理化教程。小学阶段，他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，语文学习却明显吃力，鲜明的偏科，成了这名少年最特别的印记。“别的孩子看风景，他看数学，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。”看着伏案画图的儿子，朱光禾的语气里，欣慰与无奈交织。

采访过程中，只要聊起数列、几何，开开便眼神发亮，他说他能连续做两三个小时的数学题也不觉乏味。看着这样的少年，记者很难将他与自闭症患者联系在一起。



卧室墙上贴满了开开的奖状。

3 遭遇现实门槛，期盼伯乐照亮前路

这份数理天赋，也引起了部分专业学者的关注。前不久，一位高校老师在特教平台的求助信息中了解到开开的故事，线上和他交流一个多小时，并给朱光禾提出建议：可以尝试让开开走学科竞赛路线，或是参加专项培优课程，从而找到契合自身特质的成长路径。

汉江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师朱永森了解情况后说：“开开的图形感知、计算、逻辑推理能力表现不错，这些能力对学习数理化很有优势。但想要学好理科，还需要他树立学习目标、养成良好习惯。孩子只是语言表达存在障碍，只要正确引导，走理科学习之路，总能找到适合他的发展方向。”

高校老师的建议，仿佛为母子俩推开一扇希望之窗，可现实难题紧随而来。学科竞赛培训、专业数理培优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，这笔开销，是本就负重前行的家庭难以承受的。无数个夜晚，朱光禾反复思量儿子未来的出路。

“我之前甚至想，等他初中读完，干脆去打工。可他生活自理能力跟不上，我不甘心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”朱光禾坦言，一边心疼孩子，一边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发力。她想顺着孩子的数学天赋好好培养，却缺钱、缺资源、缺少专业引导，一道道难关横在面前。她曾在特教平台发布求助信息，收到不少网友暖心鼓励。但鼓励之外，稳定、专业的帮扶渠道，她一直没能找到。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如果长期缺少系统指导，这份难得的数理敏感度很可能慢慢被埋没，这是她最担心的事。

“我不求别的，只希望能遇到懂他的伯乐。如果有高校老师、公益组织或者爱心人士能拉他一把，提供学习资源和专业指导，让他能继续在数学这条路上走下去。”朱光禾的期盼朴素，却沉甸甸的。

市太和医院的智商测试显示，开开的智商处于优秀水平。对此，朱永森坦言，目前孩子只是语言表达受阻，既然热爱数学，就该做好引导，要相信总有一条路适合他。

书桌前，双曲线、斐波那契数列依旧在开开的世界里静静闪光。自闭症隔开了他和世界顺畅对话的通道，数学却为他点亮一束微光。期盼善意能够接住这份珍贵的数理天赋，不让微光困于现实沟壑。